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民出版社

● 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【汉】司马迁 撰
【宋】裴驷 集解
【唐】司马贞 索隐
【唐】张守节 正义

王和申坚等 标点

史记

卷四四——卷六九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史记卷四四

世家第一四

魏

魏之先，毕公高之后也。毕公高与周同姓。^①武王之伐纣，而高封于毕，^②于是为毕姓。其后绝封，为庶人，或在中国，或在夷狄。其苗裔曰毕万，事晋献公。

①[索隐]曰：《左传》富辰说文王之子十六国，有毕、原、丰、郇，言毕公是文王之子。此云与周同姓，似不用《左氏》之说。马融亦云毕、毛，文王庶子。

②杜预曰：“毕在长安县西北。”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毕原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。”

献公之十六年，赵夙为御，毕万为右，以伐霍、耿、魏，灭之。以耿封赵夙，以魏封毕万，^①为大夫。卜偃曰：^②“毕万之后必大矣。万，满数也；魏，大名也。以是始赏，天开之矣。天子曰兆民，诸侯曰万民。今命之大，以从满数，其必有众。”

①[正义]曰：魏城在陕州芮城县北五里。郑玄《诗谱》云：“魏，姬姓之国，武王伐纣而封焉。”

②[索隐]曰：晋掌卜大夫郭偃也。

初，毕万卜事晋，遇《屯》之《比》。辛廖占之，曰：“吉。屯固比入，吉孰大焉，其必蕃昌。”

毕万封十一年，晋献公卒，四子争更立，晋乱。而毕万之世弥大，从其国名为魏氏。生武子。^①魏武子以魏诸子事晋公子重耳。晋献公之二十一年，武子从重耳出亡。十九年反，重耳立为晋文公，而

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，列为大夫，治于魏。生悼子。魏悼子徙治霍。^②生魏绛。

①[索隐]曰：《左传》武子名犇。《系本》云：“毕万生芒季，芒季生武仲州”。

州与犇声相近，字因以异，代亦不同。

②[索隐]曰：《系本》云“武仲生庄子绛”，无悼子。又《系本·居篇》曰：“魏武子居魏，悼子徙霍”。宋忠曰：“霍，地名，今河东虞县也”。则是有悼子，《系本》卿大夫代自脱耳。然魏，今河北魏县是也。[正义]曰：晋州霍邑县，汉虞县也，后汉改曰永安，隋改曰霍邑，本春秋时霍伯国也。

魏绛事晋悼公。悼公三年，会诸侯。悼公弟杨干乱行，魏绛缪辱杨干。^①悼公怒曰：“合诸侯以为荣，今辱吾弟！”将诛魏绛。或说悼公，悼公止。卒任魏绛政，使和戎、翟，戎、翟亲附。悼公之十一年，曰：“自吾用魏绛，八年之中九合诸侯，戎、翟和，子之力也。”赐之乐，三让然后受之。徙治安邑。^②

①[索隐]曰：《左传》云缪杨干之仆。

②[正义]曰：安邑在绛州夏县安邑故城是。

魏绛卒，谥为昭子。^①生魏嬴。嬴生魏献子。^②献子事晋昭公。昭公卒而六卿强，公室卑。

①徐广曰：“《世本》曰庄子。”[索隐]曰：《系本》错也。《居篇》又曰“昭子徙安邑”，亦与此文同。

②[索隐]曰：《系本》云：“献子名荼。荼，庄子之子”。无魏嬴也。

晋顷公之十二年，韩宣子老，魏献子为国政。晋宗室祁氏、羊舌氏相恶，六卿诛之，尽取其邑为十县，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。献子与赵简子、中行文子、范献子并为晋卿。^①

①[索隐]曰：简子，赵鞅。文子，荀寅。献子，范吉射。

其后十四岁而孔子相鲁。后四岁，赵简子以晋阳之乱也，而与韩、魏共攻范、中行氏。魏献子生魏侈。^①魏侈与赵鞅共攻范、中行氏。

①[索隐]曰：侈，他本亦作“哆”，盖“哆”字误，而代数错也。《系本》“献子生简子取，取生襄子多”，而《左传》云“魏曼多”是也。则侈是襄子，中间少简子一代。

魏侈之孙曰魏桓子，^①与韩康子、赵襄子共伐灭知伯，^②分其地。^③

①[索隐]曰：《系本》云：“襄子生桓子驹。”

②[正义]曰：知，音智。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故智城在蒲州虞乡县西北四十里。《古今地名》云解县有智城，盖谓此也。”

③[索隐]曰：康子名虎。襄子名无恤。智伯，知瑶也，本姓荀，亦曰荀瑶。

桓子之孙曰文侯都。^①魏文侯元年，秦灵公之元年也。与韩武子、赵桓子、周威王同时。^②

①徐广曰：“《世本》云斯也。”[索隐]曰：《系本》“桓子生文侯斯”，其传云“孺子疵是魏驹之子”，与此系代亦不同也。

②[索隐]曰：《系本》“武子名启章，康子之子”。桓子名嘉，襄子之子。

六年，城少梁。十三年，使子击围繁、庞，出其民。十六年，伐秦，筑临晋元里。

十七年，伐中山，使子击守之，赵仓唐傅之。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，引车避，下谒。田子方不为礼。子击因问曰：“富贵者骄人乎？且贫贱者骄人乎？”子方曰：“亦贫贱者骄人耳。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，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。贫贱者，行不合，言不用，则去之楚、越，若脱骰然，奈何其同之哉！”子击不怩而去。西攻秦，至郑而还，筑雒阴、合阳。^①

①[正义]曰：雒，漆沮水也，城在水南。郃阳，郃水之北。《括地志》云：“郃阳故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三里。雒阴在同州西也。”

二十二年，魏、赵、韩列为诸侯。二十四年，秦伐我，至阳狐。^①二十五年，子击生子蒍。^②

①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阳狐郭在魏州元城县东北三十里也。”

②[索隐]曰：蒍，音乙耕反。击，武侯名。

文侯受子夏经艺，客段干木，过其闾未尝不轼也。^①秦尝欲伐魏，或曰：“魏君贤人是礼，国人称仁，上下和合，未可图也。”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。任西门豹守邺，而河内称治。^②

①[正义]曰：过，先卧反。文侯轼干木闾也。皇甫谧《高士传》云：“木，晋人

也，守道不仕。魏文侯欲见，造其门，干木逾墙避之。文侯以客礼待之，出过其闾而轼。其仆曰：‘君何轼？’曰：‘段干木贤者也，不趣势利，怀君子之道，隐处穷巷，声驰千里，吾安得勿轼！干木先乎德，寡人先乎势。干木富乎义，寡人富乎财。势不若德贵，财不若义高。’又请为相，不肯。后卑己固请见，与语，文侯立倦不敢息。”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段干木，晋之大隰，而为文侯师。”《吕氏春秋》云：“魏文侯见段干木，立倦而不敢息。及见翟璜，踞于堂而与之言。翟璜不悦。文侯曰：‘段干木官之则不肯，禄之则不受。今汝欲官则相至，欲禄则上卿至，既受吾赏，又责吾礼，无乃难乎？’”

②[索隐]曰：大河在郛东，故名郛为河内。[正义]曰：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、河北，故呼河北为河内，河南为河外。又云河从龙门南至华阴，东至卫州，即东北入海，曲绕冀州，故言河内云也。

魏文侯谓李克曰：“先生尝教寡人曰：‘家贫则思良妻，国乱则思良相’。今所置非成则璜，^①二子何如？”李克对曰：“臣闻之：卑不谋尊，疏不谋戚。臣在阙门之外，不敢当命。”文侯曰：“先生临事勿让。”李克曰：“君不察故也。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，五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！”文侯曰：“先生就舍，寡人之相定矣。”李克趋而出，过翟璜之家。翟璜曰：“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，果谁为之？”李克曰：“魏成子为相矣。”翟璜忿然作色曰：“以耳目之所睹记，臣何负于魏成子？西河之守，臣之所进也。君内以郛为忧，臣进西门豹。君谋欲伐中山，臣进乐羊。中山已拔，无使守之，臣进先生。君之子无傅，臣进屈侯鲋。臣何以负于魏成子！”李克曰：“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，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？君问而置相‘非成则璜，二子何如’？克对曰：‘君不察故也。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，五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！’是以知魏成子之为相也。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？魏成子以食禄千钟，什九在外，什一在内，是以东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。此三人者，君皆师之。子之所进五人者，君皆臣之。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？”翟璜逡巡再拜曰：“璜鄙人也，失对。愿卒为弟子。”

①徐广曰：“文侯弟名成。”

二十六年，虢山崩，壅河。^①三十二年，伐郑。城酸枣。败秦于注。^②三十五年，齐伐取我襄陵。^③三十六年，秦侵我阴晋。^④

①徐广曰在陕。駉案：《地理志》曰弘农陕县故虢国。北虢在太阳，东虢在荥阳。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虢山在陕州陕县西二里，临黄河。今临河有冈阜，似是颍山之余也。”

②司马彪曰：“河南梁县有注城也。”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注城在汝州梁县西十五里。注，或作‘铸’也。”

③徐广曰：“今在南平阳县也。”

④徐广曰：“今之华阴。”[索隐]曰：年表作“齐侵阴晋”。《秦本纪》云：“惠王六年，魏纳阴晋，更名曰宁秦”。徐氏云：“今之华阴也”。

三十八年，伐秦，败我武下，^①得其将识。^②是岁文侯卒，^③子击立，是为武侯。

①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故武城一名武之平城，在华州郑县东十三里。”

②[索隐]曰：识，将名也。武下，魏地。

③[索隐]曰：《纪年》云五十年卒。

魏武侯元年，赵敬侯初立，^①公子朔为乱，不胜，奔魏，与魏袭邯鄲，魏败而去。

①[索隐]曰：《纪年》云：“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，不同也。”又《系本》敬侯名章。

二年，城安邑、王垣。^①七年，伐齐，至桑丘。^②九年，翟败我于浍。^③使吴起伐齐，至灵丘。^④齐威王初立。^⑤

①徐广曰：“垣县有王屋山也。”[索隐]曰：《纪年》十一年城洛阳及安邑、王垣。徐广云“垣县有王屋山，故曰王垣”。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故城汉垣县，本魏王垣也，在绛州垣县西北二十里也。”

②[正义]曰：年表云“齐伐燕，取桑丘”，故魏救燕伐齐，至桑丘也。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桑丘故城俗名敬城，在易州遂城县界也。”

③[索隐]曰：浍，音古外反。于浍，于浍水之侧。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浍高山又云浍山，在绛州翼城县东北二十五里，浍水出此山也。”

④[正义]曰：灵丘，蔚州县也。时属齐，故三晋伐之也。

⑤[索隐]曰：按《纪年》，齐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。

十一年，与韩、赵三分晋地，灭其后。十三年，秦献公县栎阳。十五年，败赵北蒯。^①

①[正义]曰：在石州，赵之西北。属赵，故云赵北蒯也。

十六年，代楚，取鲁阳。^①武侯卒，^②子蓐立，是为惠王。

①[正义]曰：今汝州鲁山县也。

②[索隐]曰：《纪年》云武侯二十六年卒。

惠王元年。初，武侯卒也，子蓐与公中缓^①争为太子。公孙颀自宋入赵，^②自赵入韩，谓韩懿侯曰：^③“魏蓐与公中缓争为太子，君亦闻之乎？今魏蓐得王错，^④挟上党，固半国也。因而除之，^⑤破魏必矣，不可失也。”懿侯说，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，战于浊泽，^⑥魏氏大败，魏君为。赵谓韩曰：“除魏君，立公中缓，割地而退，我且利。”韩曰：“不可。杀魏君，人必曰暴；割地而退，人必曰贪。不如两分之。魏分为两，不强于宋、卫，则我终无魏之患矣。”赵不听。韩不说，以其少卒夜去。惠王之所以身不死，国不分者，二家谋不和也。若从一家之谋，则魏必分矣。故曰：“君终无適子，其国可破也”。^⑦

①[正义]曰：中，音仲。

②[索隐]曰：颀，音祁。《纪年》云“武侯元年封公子缓。赵侯种、韩懿侯伐我，取蔡。而惠成王伐赵，围浊阳。七年，公子缓如邯郸以作难”，是说此事矣。

③[索隐]曰：懿侯，哀侯之子。

④徐广曰：“《汲冢纪年》惠王二年，魏大夫王错出奔韩也。”

⑤徐广曰：“除，一作‘倍’。”[正义]曰：按：除，除魏蓐及王错也。

⑥徐广曰：“长社有浊泽。”[索隐]曰：《系本》云：“成侯名种。”

⑦[索隐]曰：此盖古人之言及俗说，故云“故曰”。

二年，魏败韩于马陵，败赵于怀。三年，齐败我观。^①五年，与韩会宅阳。城^②武堵。为秦所败。^③六年，伐取宋仪台。^④九年，伐败韩

于浚。与秦战少梁，虜我公孙座，^⑤取庞。秦献公卒，子孝公立。十年，伐取赵皮牢。彗星见。十二年，星昼坠，有声。

①徐广曰：“《齐世家》云献观以和齐。年表曰伐魏取观。今之卫县也。”[索隐]曰：《田完世家》云：“败魏于浊津而围惠王，惠王请献观以和解。”

[正义]曰：观，音馆。魏州观城县，古之观国。《国语》云：“观国，夏启子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，夏衰，灭之矣。”

②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宅阳故城一名北宅，在郑州荥阳县东南十七里也。”

③徐广曰：“《秦年表》曰败韩、魏洛阴。”

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义台’。”[索隐]曰：表亦作“义台”，然义台见《庄子》，司马彪亦曰台名，郭象云义台，灵台也。

⑤徐广曰：“年表云虜我太子也。”

十四年，与赵会鄆。十五年，鲁、卫、宋、郑君来朝。^①十六年，与秦孝公会社平。侵宋黄池，宋复取之。十七年，与秦战元里，秦取我少梁。围赵邯郸。十八年，拔邯郸。赵求救于齐，齐使田忌、孙臏救赵，败魏桂陵。十九年，诸侯围我襄陵。筑长城，塞固阳。^②二十年，归赵邯郸，与盟漳水上。^③二十一年，与秦会彤。赵成侯卒。^④二十八年，齐威王卒。中山君相魏。^⑤

①[索隐]曰：《纪年》鲁恭侯、宋桓侯、卫成侯、郑釐侯来朝，皆在十四年。郑釐侯者，韩昭侯也。韩哀侯灭郑而徙都之，遂改号曰郑。

②[正义]曰：塞，先代反。《括地志》云：“裊阳县，汉旧县也，在银州银城县界。”按：魏筑长城，自郑滨洛，北庭银州，至胜州固阳县为塞也。固阳有连山，东至黄河，西南至夏、会等州。裊，音固矣。

③[正义]曰：邯郸，洺州县也。漳，水名。漳水源出洺州武安县三门山也。

④徐广曰：“年表云二十七年，丹封名会。丹，魏大臣也。”

⑤[索隐]曰：魏文侯灭中山，使子击守之。后寻复国，至是始令相魏。其中山后又为赵所灭。

三十年，魏伐赵，^①赵告急齐。齐宣王用孙子计，救赵击魏。魏遂大兴师，使庞涓将，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。过外黄，外黄徐子^②谓太子曰：“臣有百战百胜之术。”太子曰：“可得闻乎？”客曰：“固愿效之。”曰：“太子自将攻齐，大胜并莒，^③则富不过有魏，贵不益为王。

若战不胜齐，则万世无魏矣。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。”太子曰：“诺。请必从公之言而还矣。”客曰：“太子虽欲还，不得矣。彼劝太子战攻，欲啜汁者众。”^④太子虽欲还，恐不得矣。”太子因欲还，其御曰：“将出而还，与北同。”太子果与齐人战，败于马陵。^⑤齐虏魏太子申，杀将军涓，军遂大破。

①[正义]曰：《孙臆传》云“魏与赵攻韩，韩告急齐”，此文误耳。魏伐赵，赵请救齐，齐使孙臆救赵，败魏桂陵，乃在十八年也。

②刘向《别录》曰：“徐子，外黄人也。”外黄时属宋。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故围城有南北二城，在汴州雍丘县界，本属外黄，即太子申见徐子之地也。”

③[正义]曰：莒，密州县也，在齐东南。言从西破齐，并至莒地，则齐上尽矣。

④[正义]曰：啜，穿悦反。汁，之入反。冀功勋者众也。

⑤徐广曰：“在元城。”[索隐]曰：按：《纪年》云二十八年与齐田盼战于马陵；又上二年，魏败韩马陵；十八年赵又败魏桂陵。桂陵与马陵异处。[正义]曰：虞喜《志林》云：“马陵在濮州鄆城县东北六十里，有陵，间谷深峻，可以置伏。”按：庞涓败即此也。徐说马陵在魏州元城县东南一里，庞涓败非此地也。《田完世家》云：“宣王二年，魏伐赵，赵与韩亲，共击魏，赵不利，战于南梁。韩氏请于齐，齐使田忌、婴将，孙子为师，救赵、韩。已击魏，大破之马陵”。按南梁在汝州。又此传云：“太子为上将军，过外黄”。又《孙臆传》云：“魏与赵攻韩，韩告急齐，齐使田忌将而往，直走大梁。魏将庞涓闻之，去韩而归，齐军已过而西矣”。按：孙子减灶退军，三日行至马陵，遂杀庞涓，虏魏太子申，大破魏军营，当如虞喜之说，从汴州外黄退至濮州东北六十里是也。然赵、韩共击魏，战困于南梁，韩急，请救于齐，齐师走大梁，败魏马陵，岂合更渡河北，至魏州元城哉？徐说定非也。

三十一年，秦、赵、齐共伐我，^①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，破之。秦用商君，东地至河，而齐、赵数破我，安邑近秦，于是徙治大梁。^②以公子赫为太子。

①[索隐]曰：《纪年》云“二十九年五月，齐田盼伐我东鄆。九月，秦卫鞅伐我西鄆。十月，邯郸伐我北鄆。王攻卫鞅，我师败绩”是也。然言二十九

年，不同。

- ②徐广曰：“今浚仪。”駉案：《汲冢纪年》曰“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，徙都大梁”也。[索隐]曰：《纪年》以为惠王九年，盖误也。[正义]曰：《陈留风俗传》云：“魏之都也，毕万十叶徙大梁”。按：今汴州浚仪也。

三十三年，秦孝公卒，商君亡秦归魏，魏怒，不入。三十五年，与齐宣王会平阿南。^①

- ①《地理志》沛郡有平阿县也。

惠王数败于军旅，卑礼厚币以招贤者。邹衍、淳于髡、孟轲皆至梁。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不佞，兵三折于外，太子虜，上将死，国以空虚，以羞先君宗庙社稷，寡人甚丑之。叟不远千里，^①辱幸至弊邑之廷，将何以利吾国？”孟轲曰：“君不可以言利若是。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，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，上下争利，国则危矣。为人君，仁义而已矣，何利为！”

- ①刘熙曰：“叟，长老之称，依皓首之言。”

三十六年，复与齐王会甄。是岁惠王卒，^①子襄王立。^②襄王元年，与诸侯会徐州，^③相王也。追尊父惠王为王。^④

- ①[索隐]曰：《纪年》云，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，未卒也。

- ②[索隐]曰：《系本》襄王名嗣。

- ③徐广曰：“今薛县。”

- ④徐广曰：“二年，伐赵。”

五年，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，^①围我焦、曲沃。^②予秦河西之地。^③六年，与秦会应。^④秦取我汾阴、皮氏、^⑤焦。魏伐楚，败之陉山。^⑥七年，魏尽入上郡于秦。^⑦秦降我蒲阳。^⑧八年，秦归我焦、曲沃。十二年，楚败我襄陵。诸侯执政与秦相张仪会啇桑。^⑨十三年，张仪相魏。魏有女子化为丈夫。秦取我曲沃、^⑩平周^⑪。

- ①徐广曰：“在上郡。”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雕阴故县在鄜州洛交县北三十里，雕阴故城是也。”

- ②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故焦城在陕县东北百步古虢城中东北隅，周同姓也。曲沃有城，在陕县西南三十二里。”按：今有曲沃店也。

- ③[正义]曰：自华州北至同州，并魏河北之地，尽入秦也。

- ④徐广曰：“颍川父城有应乡也。”[正义]曰：应，乙陵反。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故应城，故应乡也，在汝州鲁山县东三十里。”
- ⑤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汾阴故城在蒲州汾阴县北九里。皮氏故城在绛州龙门县西一百八十步也。”
- ⑥徐广曰：“在密县。”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陞山在郑州新县西南三十里。”
- ⑦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上郡故城在绥州上县东南五十里，秦魏之上郡地也。”按：丹、酈、延、绥等州，北至固阳，并上郡地。魏筑长城界秦，自华州郑县已北，滨洛至庆州洛源县白于山，即东北至胜州固阳县，东至河西上郡之地，尽入于秦。
- ⑧[正义]曰：在隰州，隰川县蒲邑故城是也。
- ⑨徐广曰：“在梁与彭城之间。”
- ⑩[正义]曰：绛州桐乡县，晋曲沃邑。
- ⑪[正义]曰：《十三州志》云：“古平周县在汾州介休县西五十里也。”

十六年，襄王卒，子哀王立。张仪复归秦。^①

- ①荀勖曰：“和峤云：‘《纪年》起自黄帝，终于魏之今王’。今王者，魏惠成王子。案：《太史公书》惠成王但言惠王，惠王子曰襄王，襄王子曰哀王。惠王三十六年卒，襄王立十六年卒，并惠、襄为五十二年。今案古文，惠成王立三十六年，改元称一年，改元后十七年卒。《太史公书》为误分惠、成之世，以为二王之年数也。《世本》惠王生襄王而无哀王，然则今王者魏襄王也。”[索隐]曰：《系本》襄王生昭王，而无哀王，盖脱一代耳。孔衍叙《魏语》亦有哀王，而《纪年》说惠成王三十六年，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。此文分惠王之历以为二王之年，又有哀王，凡二十三年，纪事甚明，盖无足疑。然则是《纪年》之作失哀王之代，故分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，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。

哀王元年，五国共攻秦，^①不胜而去。二年，齐败我观津。^②五年，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，^③走犀首岸门。^④六年，秦求立公子政为太子。^⑤与秦会临晋。七年，攻齐。^⑥与秦伐燕。

①[正义]曰：韩、魏、楚、赵、燕也。

②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观津城在冀州枣阳县东南二十五里。”本赵

邑，今属魏也。

③[索隐]曰：擢里子，秦昭王弟名疾，居擢里，故因号焉。

④徐广曰：“颍阴有岸亭。”[索隐]曰：犀首，官名，即公孙衍。刘氏云“河东皮氏县有岸头亭”也。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岸门在许州长社县西北十八里，今名西武亭。”

⑤[索隐]曰：政，魏公子也。

⑥徐广曰：“年表云击齐，虜声子于濮也。”

八年，伐卫，拔列城二。^①卫君患之。如耳^②见卫君曰：“请罢魏兵，免成陵君可乎？”卫君曰：“先生果能，孤请世世以卫事先生。”如耳见成陵君曰：“昔者魏伐赵，断羊肠，拔闾与，^③约斩赵，赵分而为二，所以不亡者，魏为从主也。今卫已迫亡，将西请事于秦。与其以秦酈卫，不如以魏酈卫，^④卫之德魏必终无穷。”成陵君曰：“诺。”如耳见魏王曰：“臣有谒于卫。卫故周室之别也，其称小国，多宝器。今国迫于难而宝器不出者，其心以为攻卫酈卫不以王为主，故宝器虽出必不入于王也。臣窃料之：先言酈卫者必受卫者也。”如耳出，成陵君入，以其言见魏王。魏王听其说，罢其兵，免成陵君，终身不见。

①[索隐]曰：《纪年》云：“八年，翟章伐卫。”

②[正义]曰：魏大夫姓名也。

③徐广曰：“在上党。”[正义]曰：闾，于连反。与，音预。羊肠坂道在太行山上，南口怀州，北口潞州。闾与故城在潞州及仪州。若断羊肠，拔闾与，北连恒州，则赵国东西断而为三也。

④[正义]曰：酈，音释。

九年，与秦王会临晋。张仪、魏章皆归于魏。^①魏相田需死，楚害张仪、犀首、薛公。^②楚相昭鱼谓苏代^③曰：“田需死，吾恐张仪、犀首、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。”代曰：“然相者欲谁而君便之？”昭鱼曰：“吾欲太子之自相也。”^④代曰：“请为君北，必相之。”昭鱼曰：“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君其为梁王，代请说君。”昭鱼曰：“奈何？”对曰：“代也从楚来，昭鱼甚忧，曰：‘田需死，吾恐张仪、犀首、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。’代曰：‘梁王，长主也，必不相张仪。张仪相，必右秦而左魏。犀首相，必右韩而左魏。薛公相，必右齐而左魏。梁王，长主也，

必不便也。’王曰：‘然则寡人孰相？’代曰：‘莫若太子之自相。太子之自相，是三人者皆以太子为非常相也，皆将务以其国事魏，欲得丞相玺也。以魏之强，而三万乘之国辅之，魏必安矣。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。’遂北见梁王，以此告之。太子果相魏。

①[索隐]曰：章为魏将，后又相秦。

②[索隐]曰：薛公田文也。

③[索隐]曰：昭鱼，昭奚恤也。

④[索隐]曰：太子即襄王也。

十年，张仪死。十一年，与秦武王会应。十二年，太子朝于秦。秦来伐我皮氏，未拔而解。十四年，秦来归武王后。十六年，秦拔我蒲反、阳晋、封陵。^①十七年，与秦会临晋。秦予我蒲反。十八年，与秦伐楚。^②二十一年，与齐、韩共败秦军函谷。^③

①[索隐]曰：《纪年》作“晋阳、封谷。”[正义]曰：阳晋当作“晋阳”也，史文误。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晋阳故城今名晋城，在蒲州虞乡县西三十五里。”表云“魏哀王十六年秦杜阳、晋阳”，即此城也。封陵亦在蒲州。按阳晋故城在曹州，解在《苏秦传》也。

②徐广曰：“二十年，与齐王会于韩。”

③徐广曰：“河、渭绝一日。”

二十三年，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。哀王卒，^①子昭王立。^②

①[索隐]曰：《汲冢纪年》终于哀王二十年，昭王三年丧毕，始称元年也。

②[索隐]曰：《系本》昭王名遫。

昭王元年，秦拔我襄城。二年，与秦战，我不利。三年，佐韩攻秦，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。六年，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。芒卯以诈重。^①七年，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。八年，秦昭王为西帝，齐湣王为东帝，月余，皆复称王归帝。

①[索隐]曰：言卯以智诈见重于魏。

九年，秦拔我新垣、曲阳之城。^①十年，齐灭宋，宋王死我温。十二年，与秦、赵、韩、燕共伐齐，败之济西，湣王出亡。燕独入临菑。与

秦王会西周。^②十三年，秦拔我安城。^③兵到大梁，去。^④十八年，秦拔郢，楚王徙陈。

①[正义]曰：年表及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曲阳故城在怀州济源县西十里。”新垣近曲阳，未详端的所之处也。

②[正义]曰：即王城也，今河南郡城也。

③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安城故城。豫州汝陵县东南七十一里。”

④徐广曰：“十四年大水。”

十九年，昭王卒，子安釐王立。^①

①[索隐]曰：《系本》安僖王名圉。

安釐王元年，秦拔我两城。二年，又拔我二城，军大梁下，韩来救，予秦温以和。三年，秦拔我四城，斩首四万。四年，秦破我及韩、赵，杀十五万人，走我将芒卯。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^①以和。苏代谓魏王曰：“欲玺者段干子也，欲地者秦也。今王使欲地者制玺，使欲玺者制地，魏氏地不尽则不知已。且夫以地事秦，譬犹抱薪救火，薪不尽火不灭。”王曰：“是则然也。虽然，事始已行，不可更矣。”对曰：“王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枭者，便则食，不便则止矣。今王曰‘事始已行，不可更’，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？”^②

①徐广曰：“在修武。”

②[正义]曰：博头有刻为枭鸟形者，掷得枭者合食其子，若不便则为我行也。

九年，秦拔我怀。十年，秦太子外质于魏死。十一年，秦拔我郢丘。^①

①徐广曰：“郢，一作‘廩丘’，又作‘邢丘’。郢丘今为宋公县。”[索隐]曰：郢，七系反，又音妻。[正义]曰：郢，七私反，又音妻。《地理志》云汝南郡新郢县。应劭曰：“秦伐魏，取郢丘，汉兴为新郢，章帝封殷后，更名宋也。”

秦昭王谓左右曰：“今时韩、魏，与始孰强？”对曰：“不如始强。”王曰：“今时如耳，魏齐与孟尝、芒卯孰贤？”对曰：“不如。”王曰：“以孟尝、芒卯之贤，率强韩、魏以攻秦，犹无奈寡人何也。今以无能之

如耳、魏齐而率弱韩、魏以伐秦，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。”左右皆曰：“甚然。”中旗冯琴对曰：^①“王之料天下过矣。当晋六卿之时，知氏最强，灭范、中行，又率韩、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，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，^②不湛者三版。知伯行水，魏桓子御，韩康子为参乘。知伯曰：‘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，乃今知之。’汾水可以灌安邑，^③绛水可以灌平阳。^④魏桓子肘韩康子，韩康子履魏桓子，肘足接于车上，而知氏地分，身死国亡，为天下笑。今秦兵虽强，不能过知氏；韩、魏虽弱，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。此方其用肘足之时也，愿王之必勿易也！”^⑤于是秦王恐。

①[索隐]曰：《战国策》作“推琴”，《春秋后语》作“伏琴”，而《韩子》作“推瑟”，《说苑》作“伏瑟”，五文各不同。

②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晋水源出并州晋阳县西悬壑山。《山海经》云悬壑之山，晋水出焉，东南流注汾水。昔赵襄子堡晋阳，智氏防山以水灌之，不没者三版。其渎乘高西注入晋阳城，以周溉灌，东南出城注于汾阳也。”

③[正义]曰：安邑在绛州夏县，本魏都。汾水东北历安邑西南入河也。

④[正义]曰：平阳，晋州，本韩都也。《括地志》云：“绛水一名白水，今名弗泉，源出绛山。飞泉奋涌，扬波注，县积壑二十许丈，望之极为奇观矣。”按：引此灌平阳城也。

⑤[索隐]曰：易，音以豉反。

齐、楚相约而攻魏，魏使人求救于秦，冠盖相望也，而秦救不至。魏人有唐雎者，年九十余矣，^①谓魏王曰：“老臣请西说秦王，令兵先臣出。”魏王再拜，遂约车而遣之。唐雎到，入见秦王。秦王曰：“丈人芒然乃远至此，甚苦矣！夫魏之来求救数矣，寡人知魏之急已。”唐雎对曰：“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发者，臣窃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。夫魏，一万乘之国也，然所以西面而事秦，称东藩，受冠带，祠春秋者，以秦之强足以为与也。^②今齐、楚之兵已合于魏郊矣，而秦救不发，亦将赖其未急也。使之大急，彼且割地而约从，王尚何救焉？必待其急而救之，是失一东藩之魏而强二敌之齐、楚，则王何利

焉？”于是秦昭王遽为发兵救魏。魏氏复定。

①[索隐]曰：按睢字，音七余反。

②[索隐]曰：与，谓许与为亲而结和也。

赵使人谓魏王曰：“为我杀范痤，吾请献七十里之地。”魏王曰：“诺。”使吏捕之，围而未杀。痤因上屋骑危，^①谓使者曰：“与其以死痤市，不如以生痤市。有如痤死，赵不予王地，则王将奈何？故不若与先定割地，然后杀痤。”魏王曰：“善。”痤因上书信陵君曰：“痤，故魏之免相也，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，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，则君且奈何？”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。

①危，栋上也。[索隐]曰：骑，音奇。《礼》云：“中屋履危。”盖升屋以避兵也。

魏王以秦救之故，欲亲秦而伐韩，以求故地。无忌谓魏王曰：

秦与戎翟同俗，有虎狼之心，贪戾好利无信，不识礼义德行。苟有利焉，不顾亲戚兄弟，若禽兽耳。此天下之所识也，非有所施厚积德也。故太后母也，而以忧死；穰侯舅也，功莫大焉，而竟逐之；两弟无罪，而再夺之国。此于亲戚若此，而况于仇讎之国乎？今王与秦共伐韩而益近秦患，臣甚惑之。而王不识则不明，群臣莫以闻则不忠。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，内有大乱，外交强秦魏之兵，王以为不亡乎？韩亡，秦有郑地，与大梁邻，^①王以为安乎？王欲得故地，今负强秦之亲，王以为利乎？

①[索隐]曰：《战国策》亦作“邻”字。俗本或作“邲”，非。

秦非无事之国也，韩亡之后必将更事，更事必就易与利，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。是何也？夫越山逾河，绝韩上党而攻强赵，是复阨与之事，^①秦必不为也。若道河内，倍邲、朝歌，绝漳、釜水，与赵兵决于邯郸之郊，是知伯之祸也，秦又不敢。伐楚，道涉山谷，^②行三千里，^③而攻冥厄之塞，^④所行甚远，所攻甚难，^⑤秦又不为也。若道河外，倍大梁，^⑥右蔡，左召